

21 世纪以来中亚五国共产党的 发展状况、困境与策略调适^{*}

孙 涛

【内容提要】 21 世纪以来中亚五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演进呈现阶段性特征：20 世纪末至 2010 年间实现组织重构与有限突破，2011 年后则转入系统衰退态势。这种转向源于多重结构性张力的叠加效应，主要有党内纲领性危机消解组织凝聚力、国内威权体制压缩政治空间、地缘博弈困境削弱国际支持、伊斯兰复兴浪潮侵蚀群众基础等。但各国共产党并未停止不前，而是汲取经验教训，结合各国实际情况，着力加强组织建设，适时优化政策纲领和宣传方式。尽管当前尚未突破边缘化困境，但其通过理论与实践互动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式革新提供了区域经验。

【关键词】 中亚五国 苏联东欧地区 国外共产党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左翼政治

作者简介：孙涛（1995-），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1）。

苏联解体引发中亚五国政治生态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随之由盛转衰。面对政权更迭后的政治高压，该地区共产党适时调整策略以寻求存续空间。21 世纪以来，中亚五国社会主义运动在整体低回态势中呈现出差异化发展图景：一部分共产党通过合法注册程序重新取得政治参与资格，并系统开展议会政治实践，逐步构建起体制内反对派角色，如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塔吉克斯坦共产党等；一部分共产党仍受到当局禁止，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如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土库曼斯坦共产党等；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则逐渐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如哈萨克斯坦人民党和吉尔吉斯人民联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等。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兴社会主义力量虽处于组织化初级阶段，但已成为中亚五国左翼政治光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运动”等。本文尝试阐述 21 世纪以来中亚五国共产党的发展状况、困境及其调适策略，并针对该地区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作出相应前景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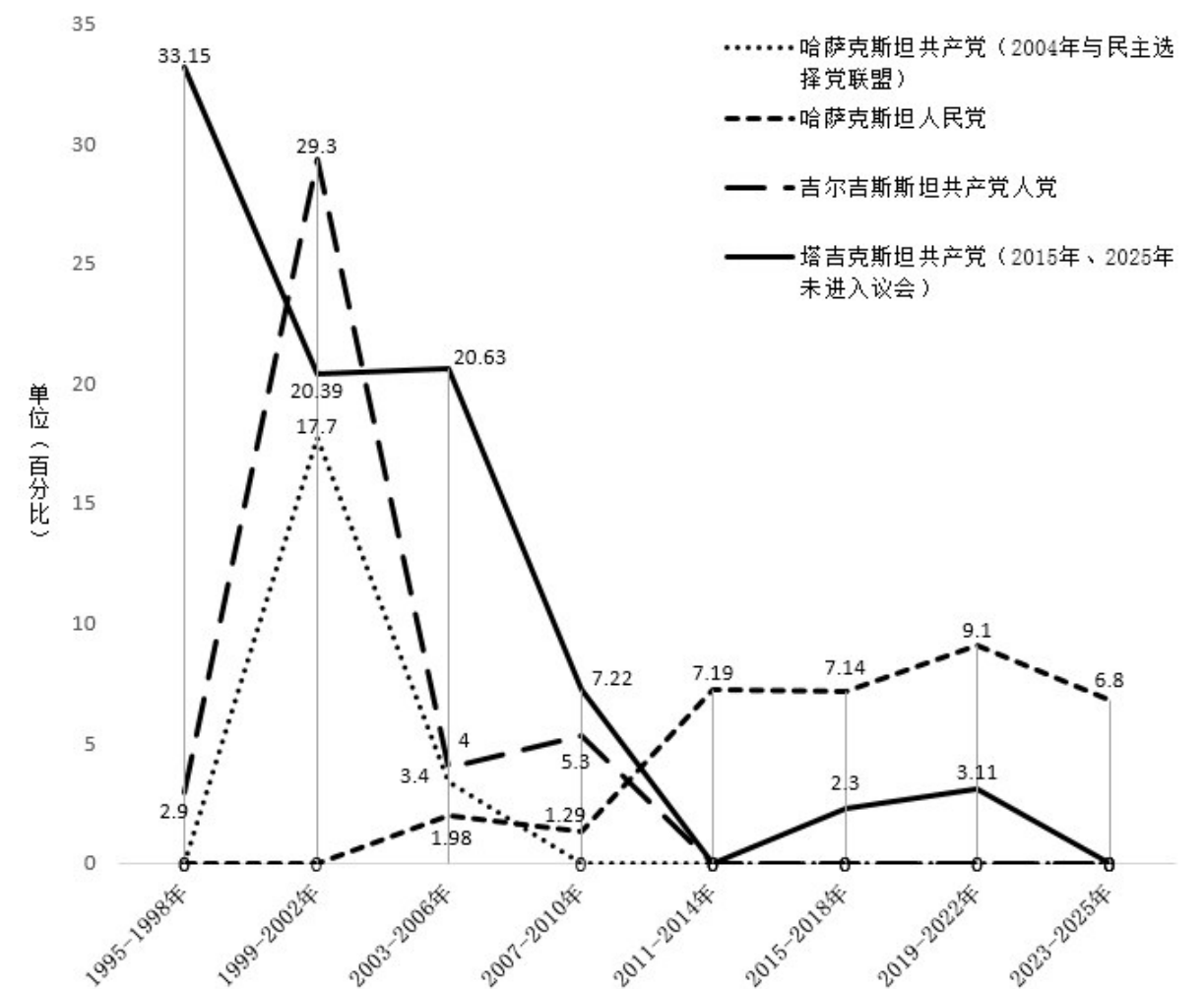
一、21 世纪以来中亚五国共产党的发展状况

中亚五国独立后开启的全面转型在制度移植层面遭遇困境。各国强行嫁接西方议会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却忽视了政治文化断层与制度认知局限，致使各国政局动荡、经济危机加剧，底层人民的政治权利乃至生存权利都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这一困境为中亚五国社会主义力量复兴提供了历史契机：在该地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余温尚存的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在 20 世纪末开始复苏，并在 21 世纪呈现“韧性生存”特征。总体而言，21 世纪前十年是中亚五国共产党显著发展与回落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乌克兰转型过程中的身份政治思潮变迁”（23CGJ036）的阶段性成果。

存的时期，2011 年至今则基本进入持续衰退阶段。

图 1 21 世纪中亚五国共产党历届最高议会选举席位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中亚五国中央选举委员会官方数据^①

1991 年，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以下简称哈共）在原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的组织裂变过程中完成政治重组^②。哈共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故而受到执政当局的严厉打压，直至 1994 年才在该国司法部获准注册。该党在经济领域主张终止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取消价格自由化政策并实施外贸国家专营；在社会政策层面要求全面重建苏联式福利体系，包括劳动就业保障、免费医疗、住房分配及公共教育等^③。哈共在其支持者的拥护下，成为当局现行政策的严厉批评者。经过近十年的发展，

① 参见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央选举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s://www.election.gov.kz/rus/>，吉尔吉斯共和国中央选举与全民公投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s://shailoo.gov.kg/ru/>，以及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中央选举与全民公投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kmir.tj/ru/glavnaya/>。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和土库曼斯坦共产党未曾参加过议会选举，故而无数据显示。

② 原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另分裂出哈萨克斯坦社会党。该党将自身定位为持“人文社会主义”思想的温和反对派，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主张社会民主主义。哈萨克斯坦社会党长期受到当局打压，加之党内缺乏凝聚力，最终于 1997 年基本停止活动。2002 年，该党尝试在司法部重新申请注册，结果遭拒。

③ Кожемакин С. 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е (с 1991 г. по наши дни) //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17. №. 4.

哈共作为议会第二大党，已牢固确立在该国的主要反对党地位。然而在 2004 年，哈共领导人谢·阿布季尔金执意任命民主选择党创始人托·托赫塔瑟诺夫兼任哈共中央书记处书记。2010 年，阿布季尔金又支持具有反苏倾向的加·阿尔达姆扎罗夫继任其党中央第一书记之职。两次重大人事变动导致该党发生严重分裂，政策路线趋于模糊，实力明显受挫。自 2011 年起，当局多次授意法院以哈共违反《政党法》和《选举法》等理由暂停该党的活动，又使该党的影响力每况愈下。2015 年，阿拉木图当地法院根据司法部的诉讼请求，最终援引上述理由作出解散哈共的决定。该党目前通过地区性组织重构保持组织韧性。2020 年，党内元老弗·科萨列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哈共将在哈萨克斯坦各地区逐一注册地区性党组织，“哈共将继续存在”^①。

在 2004 年哈共的内部分裂中，部分党员出走，另行成立哈萨克斯坦共产主义人民党（以下简称哈共人民党）。初创时期的哈共人民党在组织规模、党员人数和政治影响力上均处于起步阶段，因而在 2004 年与 2007 年两次议会选举中表现不佳。2007 年年初，哈共人民党尝试与哈共重新合并。此次合并计划的流产，使该党意识到哈共的政治号召力已然崩溃，不再受到该国民众信任。哈共的失败促使哈共人民党启动战略转型，开始放弃传统阶级斗争纲领，通过群众路线拓展社会基础，并系统参与选举政治实现体制内化。该党在 2012 年议会选举中获得 7 个议席，并在 2016 年选举中实现民众支持率的显著攀升，证明其因策略调整而显出积极成效。尽管哈共人民党在总统选举中始终未能突破得票率瓶颈，但却积累了宝贵参选经验，媒体曝光度也有所增加。2020 年，哈共人民党决定更名为哈萨克斯坦人民党（以下简称哈人民党），删去其间“共产主义”字样。时任领导人艾·科努罗夫声称，此举旨在扩大选民范围，并保证“共产党员仍将在党内占据大多数”^②。2023 年，哈人民党提出要在该国经济领域仿效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建成“斯堪的纳维亚式社会主义”^③。但对比哈人民党在 2021 年和 2023 年的议会选举情况，其支持率由 9.1% 骤跌至 6.8%。这一结果折射出单从经济维度进行社会主义叙事的局限性——既未能满足传统支持者的意识形态期待，也未能在新兴选民中建立有效政治认同。

筹建哈萨克斯坦社会党是哈萨克斯坦左翼力量在 21 世纪的建制化尝试之一。哈萨克斯坦社会党（筹）最早可追溯至 2002 年的未注册政治团体“哈萨克斯坦青年近卫军”，之后先后更名为“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抵抗组织”和“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以青年知识分子与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政治组织，其通过系统性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传播工作，逐步构建起全国动员网络。2022 年年初，该运动联合主席艾·库尔曼诺夫在哈瓦那共产主义者国际会议上表示：“考虑到哈共在 2015 年被最高法院裁定关闭。我们正在使我们的活动合法化，并尝试注册我们自己的政党。”^④ 在哈萨克斯坦宪法委员会宣布修改《政党法》，放宽政党组建限制的背景下，他于同年领导该运动组建了哈萨克斯坦社会党组织委员会成立倡议小组。目前，该小组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切社会主义思想

① Владислав Косаре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будет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https://ru.sputnik.kz/20201116/kommunisty-partiya-kazakhstan-deputat-kosarev-15489433.html>.

② Айкын Конуров. Слов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для некоторых было Барьером, https://tengrinews.kz/kazakhstan_news/lider-npk-slovo-kommunisticheskaya-nekotoryih-barerom-420949/.

③ НПК Предлагает Социализм по Скандинавскому Типу, <https://halykpartiyasy.kz/ru/novosti/npk-predlagaet-socializm-po-skandinavskomu-tipu>.

④ Со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ыступил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Совещании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в Гаване, <https://socialism.kz/index.php?newsid=248>.

的支持者，建立一个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紧密联系的政党，努力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变革^①。

1991年原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参与阻遏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企图失败后，该国最高苏维埃决议暂停其活动并没收其所有资产。1992年9月，原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部分党员在该国司法部成功注册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并邀请原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马萨利耶夫担任该党领袖。前国家最高领导人担纲新共产党领导人之职在中亚地区尚属首次，其基层组织的完善程度也高于中亚其他四国共产党。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坚决反对当局的“休克疗法”方针。随着国家社会经济形势不断恶化，民众对该党的支持率也日渐增长。在1995年议会选举中，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赢得3个议席。同年底，马萨利耶夫在总统选举中获得24.4%的支持率。在2000年议会选举中，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的支持率更是实现跨越式增长，达到了29.3%^②。进入21世纪，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郁金香革命，该国政局开始频繁发生震荡。当局为维护统治地位，多次变更议会选举机制。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也因政策路线失误和内部多次分裂而实力大损。除2007年与“光明道路”人民党、社会民主党三党共同分享议会席位外，截至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在近几届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支持者寥寥，在该国政治舞台上未能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1999年，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发生分裂。该党党员、著名女政治家克·阿日别科娃指责马萨利耶夫及其副手是“机会主义者”，“在恢复苏维埃人民联盟方面没有采取任何行动”^③。阿日别科娃宣布另行组建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以下简称吉共），并迅速获得司法部承认。2004年两党合并谈判破裂后，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贾拉勒阿巴德地区组织成建制转入吉共，使其党员规模激增至2万人^④。但吉共的规模优势未能转化为选举效能：2005年吉共因未突破7%得票门槛而丧失议会竞选资格，2007年更因违反性别配额要求而被拒绝参选登记，暴露出该党在选举制度适应性方面的缺陷^⑤。2008年，吉共在法律意义上被降格为公共团体，被剥夺最高议会选举资格。目前，吉共转而寻求通过地方议会选举、纪念集会和街头抗议相结合的“混合抗争”策略维持其政治存在。

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再次发生分裂，阿·乌苏普巴耶夫派系脱离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另行成立吉尔吉斯人民联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但在2008年4月，该党在全体会议上突然宣布原地解散，并重组为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团结共和党。乌苏普巴耶夫这样解释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缘由：“共产党长期以来奉行国际主义，其具体行为、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传统具有破坏性。”^⑥此番言论表明该党实际已转向民族主义。该事件不仅暴露出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政党普遍面临的传统-现代张力，更揭示了社会转型条件下社会主义力量为获取政治生存空间而采取的倒退选择。

① Декларация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для Казахстана”, https://socialism.kz/index.php?newsid=255&fbclid=IwY2xjawId9nZleHRuA2FlbQlXMQABVH4_UlWBYrJsu0VOblYCGZBb_XpPeveSTLe0004DG1ETjZ0xpV7JYkhpq_aem_K-gW8xlj2dnj3QEeDH_ZKQ.

② Кожемякин С. 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е (с 1991 г. по наши дни) //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17. № 4.

③ Коммунисты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Объединяются в Единую Партию,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714083635/>, <https://rus.azattyk.org/a/2405457.html>.

④ Призрак Все Бродит... Коммунисты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Мигрируют из ПКК А. Масалиева в КПК К. Ажыбеково-й, <https://centrasia.org/newsA.php?st=1088661240>.

⑤ Кыргызстанские Партии “Таза Коом”, “КПСС” и “Партия Ветеранов Войны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Намерены обжаловать Решение ЦИК в Суде, <https://www.asiaplustj.info/ru/news/tajikistan/20071126/kyrgyzstanskie-partii-taza-koom-kpss-i-partiya-veteranov-voyny-v-afganistane-namereny-obzhalovala>.

⑥ Одна из Компартий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Трансформируется в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ую, <https://www.msn.kg/ru/news/22631/>.

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以下简称塔共）是塔吉克斯坦现存唯一合法的社会主义政党，其兴衰轨迹深刻反映出威权体制下社会主义力量的生存悖论。独立之初，失势的塔共通过在内战中支持现任总统埃·拉赫蒙，在 1995 年首次议会选举中顺利跻身议会第一大党。然而在拉赫蒙的支持下，该国人民民主党迅速壮大，很快便取代了塔共的议会地位。在 2000—2010 年选举周期内，塔共常年稳居议会前三大党之列。但由于时任主席肖·沙勃多洛夫长期与拉赫蒙的执政理念不合，使得塔共的发展受到当局遏制。2015 年，塔共自塔吉克斯坦独立以来首次未能进入议会，被视为该党的重大失败。米·阿卜杜洛耶夫于 2017 年上台后，主张与现政府改善关系，因而得以在 2020 年带领塔共重返议会。在塔吉克斯坦现行政治体制下，塔共作为合法反对派，寻求通过议会斗争来复现其原有的政治能量。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曾特别撰文指出：“该党在选举威权框架下的韧性表现，为研判中亚社会主义运动复苏的可能性提供了关键观测样本。”^①但塔共在 2025 年 3 月的议会选举中再度失利，或从侧面反映出当前中亚地区社会主义运动复苏的艰难程度。

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被当局明令取缔，只得长期从事地下活动。1991 年年底，原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在该国独立后被改组为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民主党。人民民主党虽然保留了原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部分组织结构，但领导层实际上已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支持时任总统伊·卡里莫夫树立个人权威。1992 年，该国前外交部长萨·阿西莫夫发起重建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倡议，旋即遭到当局的严厉镇压。1994 年，企业家卡·马赫穆多夫再次秘密重建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结果被当局宣布为非法政党，在该国全境范围内遭取缔。卡里莫夫总统认为共产党在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前途，“共产党的思想是从外部引进的，而乌兹别克斯坦的政党只能在本国土地上创立”^②。时至今日，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主要依靠俄国“红线”电视台、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的官方网站、社交媒体和期刊等渠道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维持该党的象征性存在^③。

在土库曼斯坦，共产党从半合法状态沦为非法状态。1991 年，时任总统萨·尼亚佐夫支持土库曼斯坦民主党取代原土库曼斯坦共产党，原土库曼斯坦共产党随即停止活动。虽然尼亚佐夫授予几乎全部原土库曼斯坦共产党党员加入民主党的资格，不过民主党实际推崇的是土库曼斯坦民族主义意识形态^④。1994 年，土库曼斯坦国内若干社会主义团体发起成立共产党重建委员会，并向该国司法部提交政党注册申请，但在迁延两年后被驳回。1997 年，共产党人加入移民团体联盟——土库曼斯坦联合民主反对派，以向当局施压，但始终未能得到官方回应。次年，共产党人被迫在地下条件下召开土库曼斯坦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由前驻巴基斯坦大使塞·拉希莫夫领导。2002 年年底，拉希莫夫因受控参与暗杀尼亚佐夫而被判处长期监禁。土库曼斯坦共产党停止公开活动并完全转入地下，目前只能借助兄弟党派的宣传渠道进行发声。

二、21 世纪以来中亚五国共产党的发展困境

中亚五国共产党在 21 世纪面临艰难发展局面，其困境源于多重结构性矛盾——党内路线分歧、

① Газета “Правда” о Предстоящих Выборах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https://kprf.ru/international/ussr/197464.html>.

② АПИ – Кто есть Кто в Узбекской Оппозиции. Доклад Казахстански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https://centrasia.org/newsA.php?st=1035407100>.

③ Интервью в “Правде” с Лидером Коммунистов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Полатом Реймовым, <https://kprf.ru/kpss/223246.html>.

④ “The Short Distance Between Sanity and Madness in Turkmenistan”, https://www.rferl.org/a/commentary_short_distance_sanity_madness_turkmenistan/24280051.html.

政党建设薄弱、强总统威权主义、复杂地缘政治博弈与激进宗教政治活动等相互交织，致使其复兴进程面临艰巨挑战。

1. 内部分歧严重，政党规模受限

进入 21 世纪，中亚五国共产党内部普遍出现分裂情况。各国共产党对“党从哪里来”的问题基本没有异议，即认可自身承继于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但党内不同派别在“党往何处去”和“党要如何去”的关键问题上分歧严重。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上，更是渗透至意识形态建设和政党发展方向等多个层面。

首先，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中亚五国共产党内部争议较少但一经提出便会大伤元气的问题之一。部分党内派别认为，社会主义在中亚五国已经难以为继，应予以部分或完全放弃。如哈萨克斯坦人民党内部多数派罔顾党内元老反对变更党名的意见，明确宣布该党“现作为社会民主方向的政治力量，代表哈萨克斯坦最广大人民之利益”^①。而吉尔吉斯人民联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更是在脱离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入党后迅速转向民族主义，彻底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是否恢复苏维埃联盟这一历史遗产，也是中亚五国部分共产党内部长期争论的焦点。部分党内派别认为，苏联解体是资本主义势力策动的历史性悲剧，应将建立新的区域性社会主义联盟作为今后努力的方向。但另有其他派别认为，盲目追求苏联式的国家政体恐会招致国内民族精英更多批评，不利于党的长远发展。如塔共在经历长期的内部争论后，现已公开宣称“我们不再梦想回到苏联，不会再有联盟”^②。

再次，是否介入议会政治，是否与他党进行合作，亦为中亚五国共产党内部在现实政治中的核心争议。部分党内派别主张参与现行议会政治，在议会内为工人阶级谋取更多权益。而另一部分派别则坚决拒绝或消极对待议会斗争，认为议会政治本质上是在为资产阶级统治提供合法性。此外，部分共产党在遭遇当局打压时，被迫与民族主义或保守主义势力进行合作。这种政治策略的选择在各党内部引发激烈争论。

最后，阶级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也在中亚五国共产党党内造成较大分歧。一些党内派别认为阶级认同应优先于民族认同，而另一些派别则认为，随着各国民族认同程度日益加深，阶级议题已在国民心中逐渐淡化。此时提出“阶级认同先于民族认同”的论调不合时宜，容易引起民众反感。

上述分歧揭示了中亚五国共产党在当前数字鸿沟背景下的代际权力过渡之争，同时也暴露出当今各党在身份建构中的认同困境。它们不仅严重削弱了中亚五国共产党的组织效能，更使该地区的社会主义力量难以推进国内合作与跨区域协同进程。

此外，老龄化与代际断层使中亚五国共产党的发展规模受到严重制约，党员人数锐减。其原因在于：首先，中老年党员在各党党员构成中占据绝对主力，但现阶段该年龄层的党员数量正在逐年递减；其次，共产党影响力衰退，加之党员迫于生计长期外出务工，又反过来导致大部分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主动或被动退党；最后，意识形态多元化分散了该地区青年对社会主义的关注，环境保护、性别平等当代社会议题分流了传统左翼青年支持群体。总而言之，中亚五国共产党正面临政党规模萎缩与年龄结构失衡的困境。

2. 理论建设滞后，组织建设薄弱

中亚五国共产党陷入内部分裂和发展受限局面，还在于其忽视了党的理论和组织建设，未能根

①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НПК – 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с Программой Партии, <https://qhp.kz/ru/>.

② Миродж Абдуллоев. “Мы не Грезим о Возвращении в СССР. Союза Больше не будет”, <https://rus.ozodi.org/a/30245510.html>.

据本国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理论主张和加强组织建设，从而无法有效应对现实政治中的挑战。

具体而言，中亚五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滞后，难以提出既符合社会现实、又具备社会主义鲜明特征的政策主张。而采纳与其他中左翼党派相近的政治纲领，则稀释了它们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辨识度。例如，吉尔吉斯斯坦的最高权力交接并不平稳，曾先后爆发郁金香革命（2005 年）、“四七事件”（2010 年）和占领白宫示威活动（2020 年），政党活动环境因而相对宽松。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与吉共似乎比中亚其他四国共产党拥有更好的发展契机。但吉尔吉斯斯坦许多政党的政策主张与共产党有重合，使得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与吉共难以从中脱颖而出。

在组织建设层面，中亚五国共产党也无太多建树。一方面，部分共产党在党内选举制度上缺乏透明度，民主决策难以落到实处，进而影响党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党内尚未建立有效沟通机制，党内高层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较难达成共识，进而影响党的凝聚力和执行力。在 2014 年的塔共代表大会上，苏格德州州委书记阿·阿赫梅多夫因公开反对按照传统将沙勃多洛夫和伊·塔尔巴科夫排在党内候选人首位而被开除出党。尽管塔共在次年议会选举中未能达到 5% 的政党推选门槛，却仍未承认阿赫梅多夫等两名从单一授权选区进入议会的塔共党员为其代表。候选人排名事件凸显出塔共中央领导层与地方党组织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中断了塔共参与该国政治进程的连续性^①。

3. 政治环境严苛，族群传统深厚

中亚五国均为总统制国家。虽然此前各国大多宣布要将部分总统权力移交总理，扩大政府和议会职权。但总统仍可连选连任，拥有极大权威，受总统支持或直接领导的执政党派也一家独大。它们普遍敌视社会主义，大力推广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议会内，通过制定严格的准入门槛和复杂的选举方案，使共产党员难以进入议会。在议会外，则通过清缴政党集体资产、限制政党合法活动、任意监禁政党领导人乃至直接取缔政党等方法不断压缩共产党的生存空间。在现代社会，移动通信与互联网构成影响选民选择和支持政党政治的重要途径。但中亚五国当局却对现代信息技术实行严格管控，民众获取相关政治信息的渠道极为有限。某民调机构曾于 2013 年在塔吉克斯坦发起过一项民意调查，结果仅有 15% 的受访者表示会偶尔使用互联网^②。

更深层的社会障碍还在于中亚五国根深蒂固的族群政治传统。有学者指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作为“游牧民族”，比“具有数百年定居历史”的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具有更强的氏族或部落认知。而对于后者来说，这种归属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影响精英内部关系的一种功能”^③。换言之，氏族认同与部落区隔共同构成了中亚地区反现代政党政治的庇护网络。中亚地区某些政治精英对社会主义的拒斥，直接影响和带动了其所属氏族部落及其他氏族部落对共产党的敌视态度，因而导致共产党陷入“双重脱嵌”困境：既难以突破威权体制的制度壁垒，又无法获得传统社会的文化认同。

4. 地缘环境复杂，外部势力渗透加剧

中亚五国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沟通欧亚地区的重要枢纽。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苏联解体后，为争夺该地区的主导权与石油开采权，西方国家借助所谓“民主化改造工程”与“颜色革命”等手段频繁在中亚地区施加影响，俄罗斯则将该地区视为与西方对抗的

① 参见李世辉、姜燕辉：《苏联解体后塔吉克斯坦共产党政治地位的发展演变评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4 年第 2 期。

② Олимова С., Олимов 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14. №.2. с. 172.

③ Малышева Д. Б.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Контуры Глобальны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аво. 2018. №.3. с. 48.

重要战略缓冲地带。双方在此展开激烈角逐，使中亚五国共产党在其间的地位颇为尴尬。

为抵御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渗透，它们努力在“反帝反资”间寻找话语权，却因理论滞后陷入不仅未能有效对冲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反而加剧西方扶植亲建制自由派力度的深层困境。近年来，由于中亚五国共产党公开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俄罗斯一方，更是引起西方国家强烈的连锁反应。而俄罗斯虽然依靠“新欧亚主义”战略来尝试整合后苏联空间，但更多强调地缘政治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同盟，导致该地区的共产党难以从俄罗斯获得实质性支持。总的来看，中亚五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往往陷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两难境地。这种内外双重压力不仅削弱了它们的团结，也使中亚地区的社会主义力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越发边缘化。

5. 伊斯兰教复兴，挤占意识形态空间

中亚五国独立后，伊斯兰教迅速填补意识形态真空地带，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宗教。各国陆续加入伊斯兰合作组织，被伊斯兰世界视为伊斯兰文化历史和区域的回归^①。塔共的个案或可说明伊斯兰教政治化对该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塔吉克斯坦当局允许宗教政党在合法范围内从事政治活动，一些共产党员因宗教情感因素自行脱党并加入其中，塔共的潜在发展对象也因此受到分化。塔共及时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为了应对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的活动，早在1990年，塔共就从其党章中剔除了“无神论”一词以及其他相关内容。1993年，塔共又宣布无论何种宗教信仰者均可成为该党党员，认为“共产主义与无神论没有任何关系，共产主义是一种经济概念，而无神论则是一种精神概念”^②。但这种模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做法未能阻止塔共的颓势。

除塔吉克斯坦外，中亚其余四国当局对伊斯兰复兴主义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但苏联时期对宗教的强力管控模式一经被毁，便为多种伊斯兰思潮的无序传播创造了条件。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到哈萨克斯坦“哈里发战士”运动，再到塔吉克斯坦“安拉战士”运动，处处都能见到瓦哈比极端思想的影子。以伊斯兰极端主义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至今仍在中亚五国频繁活动，为该地区注入持久不安定因素。中亚五国当局以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为首要任务，政治民主化进程一再被推迟，无疑不利于该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常开展^③。

三、21世纪以来中亚五国共产党的策略调适

进入21世纪以来，中亚五国共产党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鉴于西方议会制度已在中亚地区基本确立，起到抑制社会主义等反对势力效果的各国《政党法》也已运行良久^④，它们当前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一是合法共产党如何维持既有生存空间和并在议会中赢得较多席位，二是未注册共产党如何恢复在本国合法地位和融入本国政治体系。中亚五国共产党在21世纪坚持通过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不断寻求上述问题的解决之法。

1.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社会主义信仰

中亚五国独立后，各国政府宣称将实行“非意识形态化”，但实则奉行“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化”，极力抹黑苏联及其历史^⑤。对此，中亚五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在长期支援和建设中亚地区方面

① Саидов Ш. Ш. Ислам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оцесс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естник Таджик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права, бизнеса и политики. 2013. № 1. с. 199.

② Таджик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ы Все Чаще Обращаются к Всевышнему, <https://regnum.ru/news/1433771>.

③ 参见吴茜：《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现状和前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1期。

④ 参见孙社志等：《中亚五国政治社会发展30年：走势与评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49-50页。

⑤ 参见刘淑春等：《独联体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7页。

的历史成就无可否认，反而是当局的现行政策使该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出现明显倒退。因此，社会主义在本国的暂时失利绝不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成功。它们普遍主张使国家重新回归社会主义道路，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和吉共等更是提出“重返苏联”的口号。

抵御资本主义“颜色革命”冲击的最好办法就是坚定社会主义信仰。如何在 21 世纪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现任领导伊·马萨利耶夫指出，该党以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为短期指导方针，以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作为长期指导方针。党的主要目标是在该国建立工人政权，在此基础上重建由工人阶级执政、以满足全体人民需要为重点的社会主义联盟国家。吉共也在其党纲中规定：该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科学思想基础上开展工作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乌托邦和教条，而是一门不断发展的、不断学习和认识自然与社会现实变化的活的科学。该党主张采用一切形式与方法，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极端主义进行政治斗争，重建苏维埃联盟国家。

阿卜杜洛耶夫自就任塔共主席以来，对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方针进行了深刻反思。面对伊斯兰复兴党横遭整肃所引发的反对派政治寒蝉效应，他认为愈是在这种状态下，就愈应该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毫不动摇。为此，塔共积极宣传更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鲜明色彩的政策主张，推动该国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2. 加强组织建设，防止分裂倾向

组织建设是政党稳固发展的重要基础。为应对 21 世纪的挑战，中亚五国共产党着力加强组织建设和推动党内团结。哈萨克斯坦社会党沉寂后，其原有党员大量转入哈共，极大充实了后者的力量。但哈共却过分关注党员数量的增长，而忽视了组织建设问题，最终导致党内离心主义与日俱增。哈人民党吸取这一教训，在大量接收哈共党员的基础上，强调遵循民主集中制、党员优先和网络化建党等原则，力图防止党走向官僚主义^①。目前，该党已在国内各主要地区及特大城市设立党支部、代表处以及基层党组织（小组）。

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出现分裂后，更加关注组织建设。当前，该党几乎在全国所有地区、州、市设立党支部，并定期召开代表大会。为了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积极选拔优秀青年党员前往俄共中央政治研究中心接受培训。截至 2023 年，该党党员总数已增至 5000 人^②。吉共认为自身脱离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的原因之一是后者未能真正维护党内民主，导致官僚主义蔓延。为改善这一弊端，吉共设立党的最高委员会及基层组织委员会，以集体管理原则来解决基层组织与党员个体间的争议，并持续推动委员会向务实化、开放化与普及化方向发展^③。近年来，由于吉共失去最高议会选举资格，阿日别科娃开始鼓励该党党员随同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一道参选。为了共同维持和增强共产党在该国的影响力，两党愈加重视党际合作与党外团结^④。

3. 积极参与选举，重视宣传工作

参与议会选举活动是合法共产党扩展政治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尽管从总体上看，中亚五国共产党近年来的议会选举结果不容乐观，候选总统支持率短期也难以改善，但它们仍在为之不懈奋斗。

① 参见康晏如：《逆境中前行的哈萨克斯坦共产主义人民党》，《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 年第 5 期。

② Исхак Масалиев. За Новый Союз Брат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Правда. 22 - 25 декабря 2023. №. 141. с. 3.

③ Михайлов О. П. Че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Партии Коммунистов, <https://centrasia.org/newsA.php?st=1070530380>.

④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под Красными Флагами и Памятник Иосифу Сталину, <https://www.nlkg.kg/ru/politics/elections-2021/druzha-narodov-pod-krasnymi-flagami-i-pamyatnik-iosifu-stalinu>.

其中，哈人民党凭借多样化宣传方式和优秀工作成绩，在2012—2021年间的三次议会选举中均有良好表现。为筹备2016年议会选举工作，该党采取了灵活宣传策略：针对普通群众，该党多次深入基层，口头阐释其政策主张；面对文化素养较高的群体，则利用集会、分发宣传资料、流媒体传播等方式，努力为选举造势并吸引潜在选民^①。哈人民党在参加2021年议会选举前夕，向公众汇报了过去五年内党所做的工作：召开101次派系会议，提交251项议员质询，开展381次地方考察（覆盖多个居民点），组织771场民众接访活动（惠及逾3.3万名公民），受理1500余项自然人及法人诉求，推动建立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生态、地质与自然资源部等^②。哈人民党的务实工作换来民众对其支持率的有效提升，该党因而取得了迄今为止在议会选举中的最好成绩。目前，哈人民党积极利用新质媒介扩大自身影响力，其官方账户“哈萨克斯坦人民党”在各大主流平台的关注人数累计已超过20万。

对于仅凭自身力量难以进入议会的共产党而言，与其他政党联合参选成为其备选方案之一。2015年，考虑到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无法在本届议会选举中突破选举门槛，伊·马萨利耶夫加入中间派别政党“奥努古-进步”党，并以共产党员身份成功担任议会议员。可以说，在长期缺席议会的情况下，伊·马萨利耶夫此举为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打开了新局面。有了这次经验，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决定与布顿党联合参加2021年议会选举。该党宣称：与为声援吉尔吉斯斯坦移民工人而创建的布顿党的联合，“是基于两党共同历史基础的联合”^③。结果，布顿党在本届议会选举中取得7.04%的支持率，在六大议会政党中名列第五，伊·马萨利耶夫亦得以继续留任议员一职。日前，布顿党领导人阿·马杜马罗夫因受叛国罪、欺诈罪等刑事指控而被迫辞职，伊·马萨利耶夫被推举为该党新任领导人^④。如今，身兼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和布顿党两党最高领导人职务的伊·马萨利耶夫，或可为该国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作出贡献。

4. 发展青年党员，归正集体历史记忆

发展和培养青年党员是政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亚五国共产党历经多年发展，中老年党员占比逐渐下降，急需补充新生力量。然而，该地区当代青年的价值观日趋多元，社会主义记忆于他们而言似乎太过遥远。为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中亚五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发展青年党员、培养后备力量，另一方面则高度重视归正集体历史记忆问题。

目前，中亚五国共产党陆续制定了关于扩增青年党员规模和完善青年党员培养方案的相关决议，以加强组织年轻化和干部梯队建设，推动青年党员占比稳步提高。其中，部分共产党已建立起附属青年组织，如哈人民党青年团、塔吉克斯坦共青团和吉尔吉斯斯坦列宁共青团等。哈人民党认为，哈萨克斯坦的未来在于青年。2024年，该党领导建立了青年运动组织“哈人民党青年团”，主席为伊·桑卡尔。桑卡尔生于1995年，历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议会公共助理、哈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青年政策顾问和中央办公室组织部副部长等职，现为该国最年轻的议会议员之一。在他的领导下，青年团积极推广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保障青年权益和维护多民族文化遗产，并在其他多项社会事务中持续发挥作用。塔共在2021年即已成立塔吉克斯坦共青团，并将其确立为党的后备力量。近年来，塔吉克斯坦共青团已陆续开通社交媒体账户和搭建门户网站，成为塔共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① 参见康晏如：《逆境中前行的哈萨克斯坦共产主义人民党》，《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② Что Сделал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Парт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за Годы Работы в Парламенте РК, <https://www.caravan.kz/news/chto-sdelala-kommunisticheskaya-narodnaya-partiya-kazakhstan-a-za-gody-raboty-v-parlamente-rk-690570/>.

③ Партия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и Партия “Бутун Кыргызстан” Вместе Пойдут на Выборы, https://kaktus.media/doc/446627_partiia_kommynistov_kyrgyzstana_i_partiia_bytyn_kyrgyzstan_vместе_poydyt_na_vybory.html.

④ Депутат Исхак Масалиев Возглавил Фракцию “Бутун Кыргызстан”, <https://rus.azattyk.org/a/32937908.html>.

在吸引塔吉克斯坦青年接触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针对该地区青年群体日渐疏离社会主义历史的现状，中亚五国共产党常以举办历史纪念活动的方式来归正集体历史记忆。它们借助社会主义先驱诞辰日、本党成立日、国际工人团结日、十月革命胜利日和卫国战争胜利日等特殊日子，在多地举办纪念活动，引导和教育青年铭记社会主义光辉历史。为使青年对社会主义历史有直观感受，保留历史记忆载体也成为它们的工作重点之一。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各共产党发起反对变更苏联时期地名的倡议，并抗议当局在首都和其他地区拆除列宁像的举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和土库曼斯坦共产党则借助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的平台，多次对两国禁止苏联标志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提出抗议。

5. 加强党际交流，借鉴先进经验

交流互鉴是政党焕发生命力的重要渠道。中亚五国共产党承袭苏联时期的政党交流合作传统，在复杂政治环境中不断团结各方力量。

其一，中亚五国共产党互相交流学习。中亚五国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行政治体制，为该地区共产党的制度性合作与组织间协调提供了坚实基础。2024 年 9 月，吉共与哈萨克斯坦社会党（筹）联合欧洲各左翼党派共同发表声明，旗帜鲜明地反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当局改写历史、禁止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侵犯工人社会和政治权利的活动。

其二，与优秀外国共产党密切接触。2021 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中亚五国共产党纷纷表示祝贺，并高度评价了中共百年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2024 年，中共两次与哈人民党领导人举行会谈，向该党深入宣介了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哈人民党指出，“哈人民党与中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一个基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公正社会”。两党一致同意在党的建设、教育、意识形态等领域开展互利合作和经验交流^①。

其三，与地区性社会主义组织保持紧密合作。哈共、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塔共、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和土库曼斯坦共产党现为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的重要成员（哈人民党已被纳入考察对象），该组织致力于团结后苏联空间的左翼政党，共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中亚五国共产党多次派代表参加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全体会议，就伊·马萨利耶夫被捕、乌克兰共产党遭禁、摩尔多瓦共产党议会选举失利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该组织还时常对中亚五国共产党进行工作访问，有力支持了各党继续在本国开展社会主义运动。

其四，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贡献自身方案。近年来，部分中亚共产党频频在一些国际左翼会议上露面，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当前国际局势等问题发表看法，赢得全球其他左翼党派的认可与支持。2023 年，阿日别科娃在雅典出席第五届世界反帝国主义国际会议，并做了题为《从现代地缘政治进程看人类未来前景》的重要报告。她在报告中指出：“帝国主义危机现已达到顶峰，人们必须坚定选择社会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现代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正在于其全球性，非洲正掀起反对西方新殖民主义的浪潮，多位拉美领导人也在公开场合表示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因此，各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政党需要及时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并引领现代社会主义革命进程。”^②

^① Мирас Аукенов: “Социализм - Наша Общая Цель”, <https://halykpartiyasy.kz/ru/novosti/npk-i-kpk-socializm-nasha-obshchaya-cel>.

^② Klara Azhybekova,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of Mankind Taking into Account Modern Geopolitical Processes”, <https://wap21.org/?p=4550>.

四、对中亚五国共产党发展前景的一些思考

实践表明，在意识形态上协调传统守正与现代创新，在组织层面融合垂直整合与基层赋权，在地缘策略上调和本土抗争与跨国联合，关系着中亚五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存废。由是而言，若中亚五国共产党在未来赢得较大发展，尚需在理念更新、组织革新与战略调整等多个维度上持续发力。

第一，中亚五国共产党需要推动社会主义理论与本国具体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要求共产党不仅要在批判中继承苏联遗产，更应在本土语境中重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积极回应国内民众关切，如贫富差距扩大、青年失业率及出国务工率居高不下、生态危机加剧等问题，在切实的社会愿景中具象呈现社会主义理想。

第二，中亚五国共产党需要着重强化党的组织建设。一方面，共产党需要优化党内治理模式，持续推进党内民主化与年轻化，为新一代党员提供明确的成长路径与参与机制；另一方面，共产党应注意发挥党对工农群体的天然吸引力，并向基层组织适当放权，允许它们依据实际情况自主开展群众工作。此外，为迎接信息时代的挑战，共产党还需积极布局数字化转型，确保内部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和安全性。

第三，中亚五国共产党需要更加重视与国内外其他左翼力量的交流、协作与联合。就区域层面而言，共产党应加强与后苏联空间中其他左翼政党、工人组织及青年团体的交流与合作。从全球视野出发，共产党则需要与全球其他进步力量建立对话，聚焦“全球南方”问题，推动建立公正平等的世界秩序。如此，或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拓展中亚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空间，打破因地缘边缘化所导致的孤立局面。

综上所述，尽管中亚五国共产党的复兴仍面临严峻的结构性制约，但并未完全失去历史机遇。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加剧的背景下，其在政治夹缝中的韧性探索，不仅为后苏联空间社会主义力量提供了生存范本，更以独特的地缘经验丰富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谱系，成为观察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与转型的重要窗口。

参考文献：

- [1] 轩传树：《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主体力量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 年第 2 期。
- [2] 吴茜：《论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的左翼政党》，《国际论坛》2009 年第 1 期。
- [3] 康晏如：《原苏联地区共产党的现状、困境与战略调整》，《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 年第 10 期。
- [4] 项佐涛：《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现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 年第 1 期。
- [5] [俄] 爱·根·索洛维约夫：《后苏联地区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变革因素与转变方向》，陈爱茹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 年第 3 期。
- [6] Гуселетов Б. П., Великая Н. М.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е 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в странах СНГ: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практика,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ГИМО –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1.

（编辑：张 剑）